# 春秋集義

一四

行於列國矣書救鄭善之也景公慮列國之復貳於
楚也故又為馬陵之盟鄭不受楚而從中國諸侯皆
同心外楚故書同盟
胡安國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
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
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
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外寇安中
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

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葬乎魯在春秋時内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録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呂祖謙曰杞逆叔姬喪此段杜預注恐未穩當從左

氏解叔姬已絶於杞今杞來迎喪見魯是一大國所

以為魯來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程頤曰諸國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

辠其反復

謝湜曰景公欲固結諸侯故馬陵之盟未久又盟于

蒲諸侯同心從晉故書同盟春秋班序以强弱為先
後故晉以侯先宋莒以子先杞
胡安國曰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
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
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
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
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能下
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謝湜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謝湜曰晉嘗導白狄伐秦故秦復導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中外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遠在異國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藉狄之强以求勝焉不亦甚乎昔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説殺其世子而

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呂祖謙曰如秦晉初間同圍鄭秦從燭之武之言遂與鄭盟此是秦曲至晉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此秦最曲

鄭人圍許城中城

謝湜曰蟲牢馬陵蒲三盟許皆不與鄭人圍許將以解國難也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

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哉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謝湜曰免牲免牛皆不郊也有牲而不用則書免牲非牲不善也以卜郊不從而免之也牛不可用則書免牛免牛非郊不從也以鼷鼠又食牛角而免之也牲物未有則書不郊宣公之不郊以牛死無牛可免而謂之不郊也自宣公不郊推之則成公襄公之不郊皆以牲牛未具而直書不郊可知也

謝湜曰報郤犨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謝湜曰鞌戰以後魯始聘齊以靈公會伐鄭又且來

賸故也

冬十月

春秋集義卷三十六

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與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安國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葢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

謝湜曰鄭恃晉故公子喜又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謝湜曰孫稱夫人不稱姜氏絕之也至與入稱姜氏不稱婦姜貶之也女子以姓為氏故或以謚配姓或以婦配姓姓隨之矣則雖不稱氏可也或書婦姜或書婦姜氏其義一也公子遂以夫人至僑如以夫人至皆以夫人繫遂僑如者遂僑如以君命逆夫人故也

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以歸者強歸之辭

謝湜曰戚之盟鄭復受盟于晉故書同盟曹宣之卒于師也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子臧不義成公而致其邑戚之會厲公以成公有殺適之罪也於是執而歸於京師去逆治亂以正大義聽命王室以正天刑得侯伯討罪之道矣凡強國擅執諸侯不以有罪無罪皆稱人貶之也惟厲公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于

討前日弒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簒弒之人儼
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
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却說聖
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
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降生民民之秉彛
不可加損天地聖愚人物同守之不可加損所謂節
如文王之聖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之為道乃
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七縱八横超乎節之

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彛處雖有高世之行難
行之操不免所以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謝湜曰鄭伐許又受盟于戚故楚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

謝湜曰宋共公卒平公幼弱權臣爭執國柄更相攻
討故有華元蕩山魚石之亂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華

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謝湜曰許雖偪鄭與民効死守之可也失保國之道而畏難以遷靈公之自弱也與盤庚之遷異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謝湜曰陰氣太勝雨著木則成冰陰氣勝而雪常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謝湜曰鄢陵之戰楚師輕窕而鄭成恃楚敵晉故楚子鄭師敗績楚子傷目而退故敗不言師舉重也鄭伯反覆違盟叛晉即楚其罪在所討矣厲公不能明大義以行伐務以攻戰為心故以晉侯主戰而罪之楚不書侵伐者三國之戰其源出於鄭公子喜侵宋故也前書侵宋則二國之敗鄭伯尤為大罪由此見矣

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嫌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會于沙隨謀伐鄭鄭自鄢陵之敗後却堅意事楚蓋感當時夷王之傷不肯叛楚直至終鄭伯之死後方從晉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諸侯皆稱人未有書其爵者稱人者執無罪故奪其爵此獨稱侯者執得其罪且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故與其伯討也按十有三年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左氏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傳與經意合益足以為證矣奈何周王不能用晉之執寘諸刑典旋使復國失君甚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譏之曹伯不名者未嘗絶也不絶曹伯所以罪乎天王

謝湜曰晉釋行父故行父及郤犨盟扈之盟晉為盟主盟以行父及郤犨者折晉之强也行父釋不書至者隨公在會被執故也

公至自會

謝湜曰會而執國卿其惡大故以會至

乙酉刺公子偃

謝湜曰左氏謂穆姜欲立公子偃行父歸殺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

能服以强楚為之援也鄭太子為質於楚楚公子成
戌鄭夏之伐楚子重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之伐楚
公子申師于汝上而諸侯還然則諸侯伐鄭不若先
楚之為利也能若齊桓修政事輯人民和邦國以王
命伐楚而攘之則鄭不待干戈及境而來服矣晉厲
公欲為覇主而内無遠謀此中國所以不振也尹子
單子會諸侯伐鄭非正也諸侯致尹子單子伐鄭非
正也然諸侯不遵王室久矣晉假天子命以王臣伐

公如晉

謝湜曰悼公新立公修朝禮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謝湜曰魚石以罪奔楚今以楚鄭伐宋入于彭城乃魚石結楚以伐其國恃楚兵力而入為寇敵也復入絕之之甚也魚石外連楚鄭引兵向國雖曰楚鄭所納而志乃欲危社稷背逆之罪大矣入書復入以明在所誅絕也以復入著魚石大罪而楚鄭之惡不待

黜責而見矣
胡安國曰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托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
呂祖謙曰宋彭城在南京彭城在徐州二處相近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

朝築鹿囿

謝湜曰築囿以養鹿故稱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謝湜曰諸侯同盟謀救宋也是時宋魚石連楚鄭入彭城楚鄭復興兵侵宋其為宋患大矣病惡恤患諸侯所同欲也虛朾之盟諸侯協謀救宋故書同盟

呂祖謙曰會虛朾此是諸侯借兵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義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程頤曰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襄謚也

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巳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謝湜曰晉韓厥伐鄭列國大夫出次于鄫備楚而為晉援也然則諸侯惡鄭可知矣

胡安國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巳悖矣晉於是乎

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謝湜曰姜氏成公夫人先穆姜卒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狄馬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襄

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朱熹曰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皋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

呂祖謙曰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最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疎內外之

間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
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
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縁悼
公初即位大宰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
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
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
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
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為

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謝湜曰左氏謂公子申偪子重子辛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

謝湜曰齊姜喪未畢出朝失子道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謝湜曰以朝晉行故以晉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謝湜曰是會也悼公假王命以合諸侯僖公新聽命於晉故會單子為雞澤盟是盟也王臣亦與盟故書同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程頤曰楚彊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謝湜曰自鄭背戚盟列國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制

鄭而服之及城虎牢然後鄭國恐懼而從雞澤之會
王臣主令鄭伯聽命於晉陳雖與楚成公不待徵召
亦遣大夫如會從盟書陳袁僑如會以明中國威力
之盛也諸侯能以義服鄭如城虎牢則疑貳之國安
有不心服者哉諸侯既盟袁僑始至故諸侯大夫及
陳袁僑盟總曰諸侯之大夫者陳服而與之諸侯之
所同欲故也雞澤之盟鄭伯既受命於前陳侯復請
命於後方是時中國威令翕然復振者悼公之力也

上書及殊外大夫下書及殊陳袁僑

胡安國曰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

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
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
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
故書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
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
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
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謝湜曰鄭與中國親故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程氏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非聘也左氏曰以成屬鄫注四年左氏傳云公如晉聽政晉侯饗之公請屬鄫杜氏曰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太子巫如晉以成之蓋魯欲屬鄫而鄫欲屬於魯也故不曰及其事未果於成否故不繫事列國有制皆統乎天子而魯

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義助陳而拒楚師與之可也經曰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斯善可見矣戍鄭虎牢則異於是晉楚爭鄭爲日滋久鄭之從楚固云不義然未嘗以義服之也二年戚之會遂城虎牢以逼之九年伐之十年伐而復戍焉經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中國諸侯之惡益明矣城不繫鄭者諸侯城巳駐師則巳非鄭有故耳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非諸侯

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夫天下之惡莫大乎弑君聲罪致討大義也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公羊以為為中國諱以視左氏僞赴之說為較優疑得聖人之意故習其說者未之察耳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宗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謝湜曰邢丘之會以鄭有蔡功而會之也襄公在晉而季孫宿出會晉侯魯國權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而尊臣抑君何以率諸侯邢丘晉地

胡安國曰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謝湜曰大火所害者衆故書宋災凡稱災天降之禍

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

謝湜曰公子貞之伐鄭也鄭子駟請從楚以紓民乃及楚平以鄭從楚故諸侯伐鄭以鄭服故盟于戲戲鄭地也以鄭服而盟故書同盟以小事大惟智與信而已智以行之信以終之完守仗信保國之道也鄭之從晉失此道矣故鄭人困於兵革而不得寧也

胡安國曰鄭之見伐於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

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子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謝湜曰諸侯之伐鄭也鄭人恐行成以鄭從晉故楚伐鄭方是時鄭能完守以備楚恃信以求晉晉有大援而楚不能加暴於我則小國之難解矣惟鄭二三其德而內無固守之忠故春秋著其禍而責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程氏學曰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十有四年會吳于向三者殊會吳者聖人罪諸侯而

外吳人也蓋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無霸雖晉楚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吳人會且吳之暴横馮陵上國尤非楚比故也至哀十三年黄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成襄之間中國無霸而諸侯與吳人會然中國猶且為主焉故惟書會吳至此則又非鍾離柤向所可擬也春秋之末中國無伯黄池之會夫差擅强中國愈不能抗而吳子為主焉書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吳人之横也抑吳人存

中國聖人之旨微矣

呂祖謙曰會于柤此是中國初與吳會是一件大事

最要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謝湜曰吳子壽夢在柤而晉率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戚之會彼來會于戚中國爲會主也中國爲會主則

稱吳人以人待之也柤之會此往會于柤吳人爲會

主也吳人爲會主則稱吳外之也　外吳所以責諸侯

也偪陽妘姓國也會吳將以服吳也因柤之會而遷師以滅偪陽諸侯以不仁不義示外冦而道之也强吳入為中國冦害必始於此矣滅偪陽書遂罪其因會而滅國也罪其因會强吳而示之虐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謝湜曰公孫輒從楚伐宋以其背晉也戲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國背之罪其違同盟也鄭介於晉楚之間事晉則有楚難事楚則有晉難晉楚交兵久矣為鄭

計者一心以協中國鑿池築城以備楚修政令輯人民以致效死之守則楚雖暴横亦不可以為吾之患矣今乃反覆二心晉至則受命從晉楚至則受命從楚子孔為晉計則子駟為楚計子孔欲守盟則子駟欲背盟徒使禍連兵結士不得解甲而安春秋前書同盟後書伐宋著其反覆生禍也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不爲遠慮者哉凡微賤之人竊發而爲亂春秋謂之盜政刑修舉則盜亡政刑敗亂則盜起三卿國之股肱也盜以蓄怨入殺三卿則鄭之政刑敗亂可知也殺不稱大夫以盜殺之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

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閒者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

謝湜曰戍鄭虎牢晉命也諸侯為之也不書諸侯者諸侯心力不一故也虎牢不若戍陳之善也陳已背楚矣楚為陳害而諸侯戍之將以安陳也安陳中國

之義也上書楚師伐陳而下書諸侯救陳則魯人之戍陳其善可知矣鄭雖有即楚之罪也然諸侯服鄭未嘗以義也或城虎牢偪之或合諸侯伐之或戍虎牢阨之而已戍虎牢將以危鄭也危鄭中國之不義也上書諸侯伐鄭而下書楚師救鄭則魯人之戍鄭虎牢其不善可知矣戍虎牢書鄭者以明虎牢鄭之分地而歸之鄭也以虎牢歸鄭罪諸侯之專虎牢也胡安國曰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

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
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
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
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斷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
逼之耳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
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
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

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謝湜曰救鄭恤之也恤之義也救而恤之為義則戍而病之不義可知矣書楚救鄭所以責諸侯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諶湜曰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因民力多寡厚薄而為之制也多乎此則傷民少乎此則傷國魯雖次國其地皆大國之地自入春秋人民彫耗兵不滿三軍久矣襄公欲為三軍故稱作作興建之名也以兵不足故作丘甲以丘甲不足故作三軍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

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

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者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朱熹曰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

呂祖謙曰作三軍胡春秋以為魯本三軍想周公受封之初賜之三軍或後來子孫微弱減削不可知或欲減之以避霸國貢税亦不可知然此作三軍季氏之心最不善孟氏最弱四分其人三分歸公而已取

其一叔孫取其二季氏盡征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謝氏曰免牲以郊事不吉而免之也免牛以牛體不完而免之也然則免牛之為不敬又甚於免牲可知也無牲可免則謂之不郊而不稱牲無牛可免則謂之不郊而不稱牛然則不郊之為不敬又甚於免牛可知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程頥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謝湜曰鄭未服故鄭舍之侵宋以舍之侵宋故諸侯復伐鄭鄭服故盟于亳城北以鄭服而盟故稱同盟

亳城鄭地

胡安國曰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

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簡玆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吕祖謙曰同盟于亳北載書皆大與前載之書不同毋保姦與留慝同大槩則是毋保藏鄰國之姦惡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謝湜曰鄭伯從楚伐宋以其背晉也亳北之盟口血未乾而簡公背之罪其違同盟也

呂祖謙曰楚鄭伐宋此出子展之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頤曰頤讀春秋至蕭魚之會嘆曰至誠之能感人也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伯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又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謝湜曰鄭伯從楚伐宋故諸侯復伐鄭伐而會于蕭魚以鄭伯服晉而出會諸侯也悼公以鄭之反覆也二年之間四合諸侯伐鄭大則齊宋魯衛小則曹莒邾滕薛杞莫不順命而從鄭人知楚之不可恃也由

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呂祖謙曰蕭魚之會是鄭人實服於晉與前後之服晉不同納斥候禁侵掠是鄭以信得示人以不疑晉悼公自蕭魚之會以後雖未全弱畢竟是驕更後來衛之亂不能討伐秦又不肯濟此處皆可見

公至自會

程頤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謝湜曰兩國傳命必有行人行人所以通兩國之信也事有不直罪在國不在行人執非其罪也凡執行人皆稱人貶之也鄭之服於晉也以良霄告服于楚楚咎行人而執之楚之罪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謝湜曰莒人伐東鄙屢矣魯不能制故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謝湜曰莒人圍台固有罪矣宿受命救台而違指入鄆大夫之專權生事也入鄆書遂罪其專也救台義也入鄆不義也君以義始而臣以不義終季孫宿之罪也

胡安國曰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

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呂祖謙曰台鄆皆莒地後入魯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謝湜曰吳子壽夢會同赴告通於中國故書卒不書

葬黜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呂祖謙曰秦楚伐宋欲聊以報晉之取鄭

公如晉

謝湜曰襄公幼弱政出大夫故公數朝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謝湜曰邿微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謝湜曰楚子楚共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謝湜曰諸侯會吳欲以病楚且諸樊新立故也殊會吳狄之也魯書二卿罪其廢國事也向宋地

胡安國曰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内卿行則不

為文

范祖禹曰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

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

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

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

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

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

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同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謝湜曰自中國會吳吳數為楚害故楚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謝湜曰衛孫林父以臣逼君而晉士匄率大夫會之

以王后之尊而不以三公逆之非所以敬宗廟社稷也

王后上以母道育天下下以婦道風天下其體重矣

以王后之重而不以三公逆之非所以母天下而育之風天下而勸之也王后書劉夏著王室婚姻之失

道也劉夏王國之士故書名

胡安國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劉夏也

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而逆后是

不重人倫之本而重天下之母矣然則如何使卿往

壞而城也

謝湜曰伐我北鄙圍成靈公為魯之難也救成至遇襄公畏齊之强也宿豹帥師城成郛以成郛見壞而城之也邊邑遇難救之不可以緩也至遇不行則魯人無救援之力也此所以成郛為齊所壞而城邑幾危也為千乘主而力不能出救一邑則公之萎薾不振可知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謝湜曰武備不嚴故四鄙爲鄰國侵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朱熹曰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或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别當時厲公弑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都别赫然爲之一新

又問滕桓公否曰儘勝但桓公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熹嘗謂晉悼公周武帝周世宗三人是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

呂祖謙曰厲公既弒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弒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弒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

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
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厲公相反厲公未入之初許
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
肯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
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
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
舍已責逋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

興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德已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又曰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

論晉之霸業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却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强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

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强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很僻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爲晉惜自晉傳至悼公出來禍亂萌芽當盡掃去悼公自以

公亦晉之賢君却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
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
為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
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强可削而不能削也
獻俘反謂夷俘偪陽乃魯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
自穆襄以來滅耿滅霍滅虞滅虢非不多也皆未嘗
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
屠戮之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

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旣知其罪自當不爲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自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書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畢封偪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接